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红楼梦

随文注音注释 无障碍阅读

(清) 曹雪芹 著

(下册)



郑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红楼梦

随文注音注释 无障碍阅读

(清)曹雪芹 著

吕庆业 注释

(下册)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 / (清) 曹雪芹著. —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3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ISBN 978-7-5645-2156-1

I. ①红… II. ①曹…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7288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40号

出版人: 王 锋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889mm×1194mm 1/16

总印张: 49.25

总字数: 1100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部电话: 0371-66966070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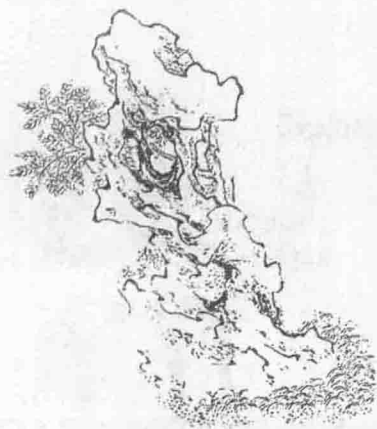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5645-2156-1

总定价: 65.00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一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八
第 三 回	托内兄如海酬训教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一四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二一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二六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三六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宁国府宝玉会秦钟	 四二
第 八 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四八
第 九 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五四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五九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六四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六九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七三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七七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八二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八七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九三
第 十 八 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逞才藻	 一〇一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一〇八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一一六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一二一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一二六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一三三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一三八
第 二 十 五 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一四五
第 二 十 六 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一五一
第 二 十 七 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一五八
第 二 十 八 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一六四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惜情女情重愈斟情	一七二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划蔷痴及局外	一七九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一八四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一九〇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一九五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二〇〇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二〇六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二一三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二一九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二二八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问底	二三五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二四〇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二四八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二五四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二六一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二六六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二七二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二七九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二八五
第四十八回	滥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二九二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二九八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三〇五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三一五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毛裘	三二二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三二九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三三六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三四三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三五〇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三五七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三六六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三七二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三七七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三八四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三八九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三九九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四〇八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四一六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四二二
第六十七回	馈土物颦卿念故里	讯家童凤姐蓄阴谋	四二六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四三六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四四二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四四八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四五四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四六〇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四六七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四七三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四八一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四八八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四九六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五〇四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五一四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丑道士胡诌妒妇方	五一八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五二四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五三〇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五三七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五四四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五五〇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五五七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五六三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五六九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五七五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五八〇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五八六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五九〇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五九六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六〇二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六〇九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六一五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六二一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六二九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六三四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六四〇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六四五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六五一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六五六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六六二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六六七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六七二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六七七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六八二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六八八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六九六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七〇二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七〇八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七一四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七二〇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七二四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七三〇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七三七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七四三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七五〇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七五七
附：《红楼梦》主要人物关系表			七六五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疑的！不要讨我把你头上**杪子盖**（小孩头顶圆形短发。杪，mǎo）似的几根毛儿揪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小厮且不推门，且拉着笑道：“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

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顾，两眼就像那**鸩鸡**似的（喻两眼瞪得大大的，一眨不眨。鸩，jī），还动他的果子！昨日我从李子树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我一招手，你那舅母就见了。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就鸟声浪嗓子喊起来，说又是‘还没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等进了上头，嫂子们都有份的’，倒像谁害了**饽病**（饽病。饽，láo、劳病）病，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没好话说，抢白他一顿。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去，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问老母鸡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

小厮笑道：“哎哟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捣鬼吊白（空口说话）的！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不要笑我，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差（听支使），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小厮们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哪里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饽。

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棋姐姐说了，要碗鸡蛋，炖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样尊贵。不知怎的，今年这鸡蛋短得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哪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

莲花儿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sōu，食物变质发出酸臭的味）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日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不要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分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胡说）！你娘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浇在菜肴上的调味品）。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接急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开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哪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货物的价钱。行，háng）呢？不要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天天又闹

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倒是好，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

莲花儿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上这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前日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得还问肉炒、鸡炒？小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你忙得倒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儿似的亲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借机出气），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不要说前日一次，就从旧年以来，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有的，名声好听，我单管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只管两只鸡，两只鸭子，十来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要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gōu qǐ，落叶灌木，果实可入药）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这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得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tāo deng，指索取），一盐一酱，哪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得赔。你拿着这个钱，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体恤下人）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见了，又气又忿，反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哪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得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座。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

投鼠忌器 宝玉瞞脏



顿乱翻乱掷。慌得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不要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

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方将气劝得渐平。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

小燕不知是哪一個，至跟前方看真切，因问做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小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小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说毕，作辞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之孝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儿陪笑说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

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叫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得。”

林之孝家的听他辞钝意虚（话语不流畅，脸色慌张），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得不像，鬼鬼唧唧的，不知干些

行平决到 權兒獄冤



什么事。”小蝉又道：“正是。昨日玉钏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寻露，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我没听见。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哪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

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得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脏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偷有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哥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

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睡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

五儿吓得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

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拿你来顶缸（顶替，代人受过。缸，gāng）的。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小事就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自己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规矩）的事；也有抱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倘或眼不见，寻了一死，或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用尖刻的话讽刺）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忿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一面送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

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露了。袭人便说：“露却是给了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唬天跳地，忙应是自己送他的。

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说，也是芳官给他的，就完了。”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之露正无主儿，如今有脏证的白放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

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

说。”平儿笑道：“谁不知这个原故，但今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着他，他若应了，玉钏儿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难道我们好意兜揽这事不成！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儿，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们如何装没事人？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又没赃证，怎么说他？”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我吓他们玩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都完了。”

袭人道：“也倒是一件阴鹭（积下阴德。鹭，zhì）事，保全人的贼名儿。只是太太听见，又说你小孩子气象，不知好歹了。”平儿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不要管，只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他，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的为是。”

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意，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就是这里完事，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

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玉钏儿先问：“贼在哪里？”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呢，问他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白，知不是他偷的，可怜他害怕都承认。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我待要说出来，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窝主（藏匿赃物的人）却是平常，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样？若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这便求宝二爷应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

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便说道：“姐姐放心，也不要冤屈好人，也不要带累无辜之人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与环哥儿是情真。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时有的。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一概应了完事。”

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只见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玩，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

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样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那时三姑娘听见，岂不又生气？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且除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这样，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么，好歹等太太到家，哪怕连这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彩云听了，低头想了一想，方依允。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所赠，五儿感谢不尽。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jiě）着柳家的，等够多时。

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日一早押了他来，恐园里没有伺候姑娘们饭的，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去了。”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大相识。高高的孤拐（颧骨），大大的眼睛，最干净

爽利的。”玉钏儿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

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么的，偏这两个孽障恁他玩，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他两个不提防时节，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这两个孽障不知道，就吓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妈妈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之流的人。他们私情各自来往，也是常事。前日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等我回了奶奶再说。”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dōu lǎn，拉到自己身上来）事情。别人再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簪子（喻廉价的奉承）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shàn，独断专行）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瓷瓦子（碎瓷片），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不要给他们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苍蝇不抱无缝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免除职务撵出去）不用。朝廷原有挂误（因被牵连而受罚）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

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施恩呢。依我说，总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yān，怎么）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

一席话，说得凤姐儿倒笑了，道：“由你去罢。我不管如何。”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话！”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若是不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就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皆说：“知道了，宁可无事，很好。”

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了半天，在厨房内正

乱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侄送到林家去了；又打点送帐房的礼；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你们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

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了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今为“偃”，放倒）旗息鼓，卷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丢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倒仰，无计挽回，只得罢了。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诘出来，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

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云脸上摔了去，说：“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若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彩云见如此，急得发咒赌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说毕，摔手出去了。

急得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蛆心孽障。”气得彩云哭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看得真。让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包起来，乘人不见时，来至园中，都撇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得夜间在被内暗哭。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个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旧俗祭祀时所用的神像纸）、疏头（旧时向鬼神祈福的祝文），并本宫星官、值年太岁、周年换的锁儿。家中常走的女先儿这日来上寿。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半。其余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里面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今伊朗）所制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姐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姑且）为应景而已。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带出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焚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薛姨妈再三拉着。然后又过见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所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李、赵、张、王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

一时，贾环、贾兰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面咕咕呱呱（gū），一群丫头笑了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笑着进来，是说：“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

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座。

袭人等捧过了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了进去，不能见我，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哪里承当得起？所以特地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承当不起。”袭人早在外间安了座，让他坐。平儿便福（女子弯腰行礼）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下了一福，宝玉又还了一揖。

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喜得忙作下揖，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芳诞。”平儿还福不迭。

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一份礼，与琴姑娘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的。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老祖太爷的生日。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琏二哥哥。二月没人。”

袭人道：“二日十二日是林姑娘，怎没人？只不是咱家的人。”探春笑道：“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宝玉笑指袭人道：“他倒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他记得。”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才知道。”

平儿笑道：“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职分，可吵闹什么？可不悄悄的过去。今日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惊动。只是今日倒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里才过得去。”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很是。”

探春便吩咐了丫头：“去告诉他奶奶，就说我们大家说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份子过生日呢。”丫头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他脸。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xù guō，唠叨，吵闹）他了。”众人都笑了。

黛玉题 湘竹醉相



探春因说道：“可巧今日里头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领了去，只在咱们里头办，何如？”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

柳家的不知何意，因回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华诞（称人生日的颂词）。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份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开了帐，我那里领钱。”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说着，便向平儿磕头，慌得平儿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又遣人去请薛姨妈与黛玉。因天气和暖，黛玉之疾渐愈，故也来了。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

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与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两家皆办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蝌行礼。把盏毕，宝钗因嘱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可收了。你只请伙计们吃罢。我们和宝兄弟进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姐、兄弟只管请，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

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要家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那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得有功效了。若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走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总有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

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我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露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却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了，大家乐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稿了，自有头绪，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这话也不可对第二个人讲。”

说着，来到沁芳亭边，只见袭人、香菱、侍书、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作耍。见他们来了，都说：“芍药栏里预备下了，快去上席罢。”宝钗等随携了他们，同到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连尤氏也请过来了，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儿。

原来平儿出去，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寿送礼的不少，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一面又色色的（一样一样的）回明凤姐儿，不过留下几样，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赏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凤姐儿吃过面，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

刚进了园，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一同到了红香圃中。只见筵开玳瑁（dài mào，龟类做的装饰品），褥设芙蓉。众人都笑说：“寿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让他们四个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妈说：“我老天拔地，不合你们的群儿，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往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去，又不大吃酒，这里让他们倒便宜。”尤氏等执意不从。宝钗道：“这也罢了，倒是让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有爱吃的，送些过去，倒自在了。且前头没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这样，恭敬不

如从命。”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眼看着命小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又嘱咐：“好生给姨妈捶腿。要茶要水，别推三拉四的。回来送了东西来，姨妈吃了，就赏你们吃。只别离了这里出去。”小丫头们都答应了。

探春等方回来。终久让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儿面西坐，宝玉面东坐。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钏儿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鹃、莺儿、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围坐。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宝琴等四人都说：“这一闹，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罢了。

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众人都说：“我们没人要听那些野话，你厅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命人送与薛姨妈去。

宝玉便说：“雅坐无趣，须要行令才好。”众人中，有的说行这个令好，又有那个说行那个令才好。黛玉道：“依我说，拿了笔砚，将各色令都写了，拈成阄儿。咱们抓出哪个来，就是哪个。”众人都道：“妙极。”即命拿了一副笔砚、花笺。

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见了笔砚，便巴不得连忙起座，说：“我写。”大家想了一回，共得十来个，念着，香菱一一写了，搓成阄儿，掷在一个瓶中间。

探春便命平儿拣，平儿向内搅了一搅，用箸拈了一个出来，打开一看，上写着“射覆”（猜谜语）二字。宝钗笑道：“把个酒令祖宗拈出来了。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了传，这是后人纂（zuān，编）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头倒有大半是不会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

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再毁？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共赏的，便叫他们行去。咱们行这一个。”说着，又着袭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战”（即划拳）。

史湘云笑着说：“这个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头丧气闷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罚他一钟。”宝钗不容分说，便灌湘云一杯。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命取了令骰（tóu，骰子，俗称色子）、令盆来，“从琴妹妹掷起，挨下掷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掷，是个三。宝钗、宝玉等皆掷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掷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若说到外头去，可太没头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罚一杯。你覆（出迷面），他射（猜谜底）。”

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湘云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见门斗上贴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见香菱射不着，众人击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说“药”字。黛玉偏看见了，说：“快罚他，又在那里私相传递呢。”哄得众人都知道了，忙又罚了一杯。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于是罚了香菱一杯。

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便覆了一个“人”字。宝钗笑道：“这个‘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个字，两覆一射也不泛了。”说着，便又说了一个“窗”字。宝钗一想，因见席上有鸡，便射着他是用鸡窗、鸡人二典了，因射了一个“埘”（shí，鸡窝）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鸡栖于埘”（《诗经·君子于役》中的诗句）的典，二人一笑，各饮一口门杯。

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猜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拳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